

古文辭類纂評註

第七冊

書說類三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二十六

桐城姚鼐纂集

魯仲連說辛垣衍

魯仲連齊人或稱魯連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

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

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衍二字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

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衍二字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

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

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

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

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

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

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

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

高士字活
看恐與後

魯連憤極
面訶公子
提擊辛垣
何等氣岸

寫平原氣
索觀魯連

出魯仲連
特筆

揭帝秦是
題眼

逗帝字

秦也

將以趙啖
秦微晉鄙
以自解於

與庸人句
魯連冷面
傳神

連發口卻
並身不預
世非不預
匿帝秦之
言連乃厲
聲喝破驚
絕

一語提
援事先舉
周王真天
子一層

頓挫有態

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訃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智不

連下三然
字奇

複引前古
實烹醢事

以上言制
威以威命
輕以威命
奉人

此下引齊
爲東帝兩
字意以鄰
國不甘爲

主重魯鄒
歸重魯鄒
不許切對
不帝秦

總上跌落

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

鄒魯兩國是時俱亡矣。是於其君不能奉養飯含也。當齊揭經過兩國，兩國距其亡無幾時耳。亦微甚矣。而尚不肯以天子奉人也。史記國策，凡注家皆失其解。

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

至是乃正
臆秦帝之
害激烈而
談毛骨俱
悚

結案
仍不沒信
陵救趙事
實此史法
也
未段歸結
魯連

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
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
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
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
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
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
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魯仲氏也。連其名也。國策誤有仲氏。遂辭平原君而
去。終身不復見。

註釋

邯鄲

見蘇明允
權書六國

安釐王

名

晉鄙

魏將

湯陰

古河內地。今
河南湯陰縣。

間

去

平原君

趙公子勝
也。封於平

原今山東

鮑焦

周時隱者。莊子。鮑焦
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肆然

安秦貌

拆

音策。裂也。

斲

音灼。斬也。

怏然

猶言
愜然。

鬼

史記作九。注云。
鄆縣有九侯城。

今河南臨

鄆

屬江夏。今湖
北武昌縣。

脯

殺而以
其肉爲脯。

牖里之庫

史記。牖作變。正義云。城在相
州湯陰縣北。今河南湯陰縣。

太牢

見蘇明
允書論。

飯

含

以米入死
者口中也。

公子無忌

卽信陵君。因侯生如姬。竊得
魏王兵符。奪晉鄙軍救趙。

仲連引往
事激之

此倡是韵
語蓋作勞
之詞若後
人帳中語
也
大是盈滿
以卽墨時
法律守功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註釋

田單

臨淄人。爲齊將。復七十餘城。以功封安平君。

柱

國策。今山東即墨縣。

蓐

草器。

插

同。國策註。說苑作掖邑。今山

東掖
菑上之虞

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不能行。單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枹田單之施。將欲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諫乃止。

音字擊
鼓枹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據按。魯仲連此書。史記本傳所叙載。爲當國策則誤矣。魯連不肯帝秦之後。乃有與燕將書之事。而不肯帝秦事。在趙孝成王九年。齊王建八年。上距齊襄王五年。田單

殺燕騎劫中間二十二年矣國策謂與燕將書在殺騎劫之時其舛已甚鮑彪不悟國策之誤反疑殺騎劫後二十餘年當燕王喜時乃有趙殺栗腹之事魯連不當豫言栗腹遂謂是書爲後人擬爲之者是尤非也若史記所載則不然其云燕將攻下聊城是燕王喜時偶以兵攻齊才得一城耳燕將死而齊田單復取聊城其與襄王法章時復齊七十餘城事不相及也史記單傳止載復齊七十城事其後趙孝成王請單爲將而攻燕明年田單爲趙相又後十餘年單乃爲齊復聊城史皆雜見他傳太史公文簡而事備往往若此其皆爲單事固無疑也吳文正注國策謂單相趙後必不還齊而復聊城此何據而云然耶魯連是書意頗滑稽其勸燕將反國及東游於齊皆非其誠語魯連戰國奇偉士也不必繩以聖賢制行且彼以齊爲本國誼當爲齊夫何愛於燕將吳氏乃謂排難解紛者必不迫人於窮而致之死謂史記言燕將得書自殺爲不可信其說尤迂不知魯連之意不足爲史記難也惟致廉頗傳邯鄲圍解五年廉頗殺栗腹而圍燕趙世家六國表所記則解圍至殺栗腹凡七年而魯連傳則謂解邯鄲圍後二十餘年值聊城事而有栗腹兵折燕破圍之語則相去時益遠矣此似傳寫之誤或傳寫者失之

智勇忠雖
三平實重
智者不倍
時句故即
以智故不
再計申之
末仍結智
字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

齊雖棄南
陽斷右壤
尚必攻聊
城今楚魏

既退則齊
無事可專
意而攻則
聊城必不
能支矣

降燕之說
特令起東
游於齊耳
恐其未知
所處再把
篡法辱三
字反前三
勇智三字
而引管仲
曹沫因敗
爲功之事
諷之

魯連誘燕
將捐燕歸
齊以成功
名故歷歷

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於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

以名字韻

結二子不
規小廉欲
節將乘時
立功名耳
故復揭智
以應篇首

長安君爲
質篇眼

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註釋

倍

同背

聊城

今山東聊城縣西北十五里

南陽

見張儀司馬錯義伐蜀

平陸

見蘇代說齊不爲帝

濟北

即聊城

右壤

即平陸

栗腹

燕將伐趙五戰五敗廉頗圍燕請和不許

廖

晉六辱也

墨翟之守

墨翟宋人楚圍宋使公輸般造雲梯攻之般九設機變墨翟九拒之般之梯已盡墨之守有餘楚軍

撤

孫武之後與龐涓俱學兵法涓自以能不及臚乃使人召臚至別其兩足而歸之人因呼爲孫臚

陶

陶魏再封邑史記冉封穰復益封陶

衛

公孫鞅衛之庶孽封商於管

夷吾射桓公中鈞

管仲奉公子糾奔魯齊桓公追及仲射桓公中其帶鈞

桎梏

見李斯論督責書

臧獲

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曹

子曹

猶擬沫也

觸讐說趙太后

鼎按趙太后即齊女威后欲殺於陵仲子者左師言固善矣亦會值趙太后明智易以理論耳讐一本無言字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

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至色
少解一節
言太后盛
氣一提

左師至而
託之一節
就入託子
少字愛憐
字巧絕

太后至之
甚一節入
穀矣

左師至太
后曰然一
節露本意
只將愛女
描摹著手
不犯手

左師至多
也一節沒
騰那矣卻
又更端得
妙仍著手
不犯手
以下乃坐

左師觸響願見太后盛氣而損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數

古者軍禮上下服同色元衣元裳故曰鈎服宿衛者用

軍禮故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者十五歲矣雖少願

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

實長安君
然亦只似
老人絮叨
後代計並
不道及質
齊字樣也
贊語有別
味

攻燕不易
破秦圍易
邯鄲爲證
又添出秦
攻趙一層
閱者心魂
震蕩宜平
說之從其

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註釋

觸讐

趙臣官左師

趙太后

惠文王威后

長安君

太后少子封於長安

左師

官名

郤

同

舒祺

左師子名

山陵崩

隱言太后死也

子義

趙之賢士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見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使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彊吳之所以亡。而弱趙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一范睢耳
齊王知之
鄭安平知
之王稽知
之何魏齊
須賈之獨
關也

四時之序
二句一篇
主意
後反覆議
此論要不外

引此三人
做話頭畢

註釋

平原君

趙勝

武安君

白起

馬服之子

趙奢之子括也
奢號馬服君

長平

見虞卿議割
六城與秦

罷同

蔡澤說應侯

蔡澤燕人游學于諸侯不遇乃入秦因應侯以見昭王王與語大說封綱成君代應侯爲相人或惡之懼誅乃託病歸

蔡澤見逐於趙

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

應侯內慙

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

雄宏辯之士也

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

之事百家之說

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推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

人召蔡澤

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

宣言代我相秦

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

也夫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彊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

所願與應侯曰然

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

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

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

成理萬物萬物

二字史作使

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守其業傳之無窮

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

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

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竟應侯爲所窘耳

范惟只爲畏死蔡澤便以死動之其曰勢身成名死無憾此詞也

只將一死難倒范睢

談鋒急利

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繆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

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

竭智能。

史作披腹心

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

禽將破敵。

策有軍字

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

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

史有不爲危易行句

行義不顧毀譽。

史作不辟難

必欲霸主彊國。不辭禍

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

史作

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

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

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

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

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

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

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

國策無以上四句史有

夫待死而

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

直排大侯
不由應侯
不稱善

范平處鄭
安主怒稽
之際王怒
勢危畏死
懷祿未聞
所處聞澤
言不悟而
反覆辨論
恃秦王與
我親必不
害我至不
白起而睢
語塞矣

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土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忘故舊。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

三段總是
一意見成
功不可久
處

叙三子之
功與前無
甚一字同妙

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

以上二十七句策俱無之

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

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

史作敷

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

患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

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

穡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

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

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彊趙。北

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

邯鄲。使秦有帝業。

史作業帝

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懾

叙四子不
善居功以
致奇禍而
陶朱公獨
能以見幾
令終一去
一止得失
判然
不外成功
者退一語

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史作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陽越。北并陳蔡。破衡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莽。史作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策無此二句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策作拮挑宏本作搆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云。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有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八字。君

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此處史仍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九句。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註釋 釜鬲釜烹飪之器。無足曰釜。鬲音歷。鼎曲脚者。塗同。任鄭安平王稽負重罪。應侯與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乃任鄭安平。使將

擊趙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席案請罪。秦使王稽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軍吏窮。惡王稽反。秦王大怒。欲兼誅范雎。蓋二人皆爲應侯所任也。

倨倨傲不遜也。讓責也。以辭相。吳起周魏人。嘗學於曾子。善用兵。楚悼王聞其賢。舉以爲相。後爲楚宗室所殺。大夫種姓文。吳王夫差敗越兵於夫椒。越王勾踐使種行成

於吳。勾踐既歸國。屬政於種。及滅吳後。以范蠡遺書稱疾不朝。或譜種將作亂。越王乃賜種劍。遂自殺。公孫鞅即商鞅。虜魏公子卬秦孝公使衛鞅伐魏。魏使公子

卬禦之。兩軍既距。鞅遺書詐公子卬。虜之大破其軍。禽同。比干紂臣。諫紂不聽。被殺。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信驪姬讒。太子自縊死。微子紂臣。諫紂不聽而去。閔

天周文王臣。批謂擊而却之也。辟讀避。葵邱今河南考城縣東。夏育太史啓二人皆勇士也。按啓史記國策均作噉。長平見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杜郵見蘇明允諫論上。信音申。范蠡吳人。與文種同爲越大夫。勾踐滅吳。遂隱去。大投分功大投。投瓊也。瓊。即今之骰子。分功者。分所得之采與人共之也。

棧道山巖險阻之地。架木爲梁。以通行人之路也。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